



关培与我是少年时的朋友。“文革”中，他与我的一位好邻居邵祖新去了黄山茶林场，我赴江西插队，当时只有十七岁。有一年秋天，我回家探亲，祖新托关培带我去他们农场，并游览了黄山。那时普遍贫穷，两个人揣几个馒头，灌一壶茶水，攀着险峻小道，一口气就登上了天都峰。“会当凌绝顶”的那一

唯一寄托

◎ 陈保平

刻，许多少年情怀，青春梦想，随四周苍山云海此起彼伏。

谁想到几十年一晃而过，我和祖新还都幸运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唯关培，曲直坎坷，拖着病身蜗居东海，独自照料着长病不起的妻子，生活十分拮据。他在暗夜中（他总是深夜写作，白天睡觉）写下的这些文字，是他人生的唯一寄托。

关培是一个深受牛虻、保尔·柯察金影响的一代青年，充满英雄主义理想。他善良，总是对弱者怀有同情心，至今仍以中医临床经验免费为贫困百姓治病，给许多生活不如意的人带来温暖。这些，都慰藉着我们对人性尚抱有希望。

他一生正直、刚烈，也因此遭遇了诸多不公和不幸。但读他的文字，又大都赏心悦目。他不诉苦，不出气，不泄愤，只是欣赏、玩味、赞美，当然也有言志、自勉的。他总是在卑微的事物中发现光亮，为弱小

的生命歌唱。我虽然看不见血泪，但我还是能依稀看见血泪染成的杜鹃。

关培从小饱读诗书，对中国诗、词、赋、散文尤为爱好，他真赋高，广闻博记，文采斐然，常让我这个读中文系的人感到汗颜。近年来，他以“劳燕”的笔名在中国散文网、中国辞赋网、凤凰网、江山文学网、新民晚报等媒体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诗文，这里选编的只是一小部分。他的文字质朴、优雅，有文人情怀，让我们对了解中国审美别有一番滋味。如他写杭州风景：“苏轼曾给朝廷一个奏文，其中说：‘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，盖不可废也。’……杭州之有苏轼，西湖之有苏堤，如人之有魂魄。”写宋代文人林逋：“一千年后，无需梦见，有幸能访西湖孤山，便觉胸中承接了一缕千年不尽的暗香。……除了种茶采药，偶尔渔樵，靠卖梅子过日

子……是以清逸之气，充沛于清贫之间……只有黄昏，才有‘疏影暗香’。可惜今日无月，但有梅魂，只有梅魂，只需梅魂。”写萤火虫：“独自暗中明……无论古代现代，‘如星光闪烁’‘腐草化成’的萤火虫，总在郊外，总在乡间。萤火虫有它的自然生存环境，浮躁喧嚣的城市里哪会有它们的生存空间呢！……‘时节变衰草，物色近新秋’‘若非天上去，定作月边星’‘儿童捉萤火，相伴入梦飞’，这样的天成之乐之趣，哪里去找啊！”或者正如老杜所言：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”

生活锤炼了关培的意志，孕育了他的情感。他本可能成为一个时代英雄，但终究与滚滚红尘无缘，造化让他成了一位文学的“民间高手”，使我们可以读到衔接千年的美文。

（本文为劳燕散文集《相思杨梅》序）

英武之气融于文

◎ 胡展奋

朱全弟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《从上海到洛杉矶》，封面首先有亮点，百年老松下，他彪悍地摆了一个标准的“心意六合拳”的动作，孔武而内敛。

都说中国文人文弱，其实不然，孔子六艺中的“射”和“御”都是需要强大臂力的，弟子中的子贡、冉求、子路等都是懂军事的，其七十二贤人几乎个个精六艺，也就是个个会射箭的，说他们文武兼备并不为过。

往后说，李白杜甫都会剑术，辛弃疾、岳飞更是直接杀敌的儒将，“上马杀贼，下马草檄”，一向是传统文人的理想境界，可惜近代式微了，文人似乎天然地文弱，作家勇武如萧军者几乎凤毛麟角，就这个意义上说，朱全弟值得我们关注。人说他散文大有看点，我先瞩目的可还是他的纪实，尤其是其调查名篇《卧底广西 揭开传销黑幕》，当初发表于新民晚报，我们看了震惊，这次再看，再感震惊，一个

记者深入虎穴，揭露惊天黑幕，除了责任心，就是勇气，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勇气来自何方，但我知道，朱全弟的勇气来自尚武之底气，事后我曾问他，那地方虽然内容独家，故事精彩，但打手如虎，你万一事泄将如何？他笑笑，那只好大开杀戒，打出来！

打出来！只有底气充沛的记者才敢说这样的话，事实上我们这些年年看到更多的是记者动辄被暴打，被那些社会层次很垃圾的人暴打，事后虽然可以再讨公道，但采访被打，毕竟折损锐气，换了全弟的话，你二三个动粗的保安岂能讨得了便宜，艺高者胆大，新民周刊曾经报道过朱全弟公交车抓贼的故事，那才叫回肠荡气：“……只见他一个箭步赶上，探手一揪，那贼被轻轻拽将过来。贼大号。依仗蛮力，挣命欲逃。不料，右手竟像被铁腕铐住一样动弹不得。这时，全弟突然左右肘部同时发力，半招‘丹凤朝阳’（心意拳中的一招），那小子

立即瘫软，杀猪一样嚎叫起来，被全弟拎蛇皮袋一样地拎回车厢”。我当初就是这样写的。如果说，文章能否立足，在于是否有风格，那么朱全弟的风格就是“豪气”，贯穿此书的主线就是一股豪气。

有的文章看标题，就罡风激荡。《挽弓当挽强》，先铺垫了泰拳的强悍无比，在世界的自由搏击擂台上，多少选手“遇‘泰’辄败”，然后笔锋一转，亟写武警上海总队武术队的身手不凡，现场直播，完胜泰拳；他还多次赴藏，或采掘援藏干部的风采，或采掘3600米以上高原的首例活体供肾手术，字里行间，尽显雪域的雄奇和采访的艰难，然而最为传奇的一刻，还是和中国武术最高段位吕紫剑的过招。民国以来，中国素有“江大大侠霍元甲”、“黄河大侠杜心五”、“长江大侠吕紫剑”之谓。关于吕紫剑，传说太多，记者不能人云亦云，然要彻底的实证只能交手，吕紫剑时年已115岁，功夫已臻炉火纯青，一



般记者就是借一个胆子也不敢和他过招，但为了证虚实，朱全弟居然冒险和大师“动手”：大师摆出一招双封掌，把全弟双掌夹在里面，要后者发力挣脱，后者原以为凭自己的功力，仅仅挣脱想必没有问题，不料被大师夹封之下居然戴了手铐一样动弹不得，大师之腕力可见一斑。

记者毕竟不是武夫，我们也不能要求记者个个像萧军或朱全弟一样有几手，但学点武，让文章沾染点英武之气总不错的。

蝉歌

◎ 冯强

当然，仅仅如此还不够，成功的非虚构作品，有更直接的感情力量、触及当下普遍现象的社会意义以及给予读者思考的价值。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。与其将此当作悲情，还不如像蝉，慢慢爬到树上，唱最后的歌。窃以为，唱歌的是父亲，薛舒只是回忆者、叙述者，所有的一切，所有过去的、现在的故事，主体非父亲莫属，作者只是站在身后，只需要站在身后。文本的非虚构性，它无限接近事实，肯定了父亲在、亲情在、故事在。这时，要是说作者与父亲的关系，已跨越寻常的父女，进入了更高的殿堂，即进入了文学典型的殿堂，升华为读者需要的、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细节。即读者有一种“代入感”，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。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它提供的生动细节，

都会有这样的感染力。非虚构魅力的所在同样是它的文学品质。

《远去的人》的意义还在于：人人具有的亲情，无论对其浅吟低唱还是大声疾呼，都将穿过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沟沟坎坎，到达人们最敏感的神经，成为心灵之痛。作者或读者心灵之痛的高度一致，才是《远去的人》最值得一抒的。这就远远超越了对老年痴呆的关注，这是绚丽的升华。

我相信，薛舒原创的动力是在“用我的记忆，挽留你的记忆”（王安忆）。还有，当父亲把母亲忘了，把我也忘了时，其所造成的无法承受之重，这样的剧烈摩擦，带给作者、带给家庭成员、带给读者的，并不是挽歌，而是充满深情、充满父爱的蝉歌。蝉歌终究也会远去，留给读者的思考和联想永在，它的后代——地下的蛹永在。

新书推荐

《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》(俄)谢·尼·戈鲁勃夫等编,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

本书乃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(1860—1904)的同时代人回忆他的文集。契诃夫拥有世界性声誉,尤其在中国拥有无数读者。这本回忆录是苏联专家编辑,汇集了各个时期与契诃夫打过交道的人的回忆,并作了严谨精到的评注,是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非常权威的资料。他们的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,同时也极具艺术价值,他们揭示了契诃夫的内心世界,记载了他对时代重大事件的看法。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,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,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,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。此次出版,在原有译本基础上,参照1960年版本增加了六篇译文和一篇专家序言,体式上更加齐备。“文学纪念碑”系列,已经推出过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。

《问史哪得清如许》傅国涌著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
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的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历史散文随笔集,书稿共分三部分,一是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轶事钩沉,如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,陈寅恪、胡适等人的留生活等;二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,比如民国饭局、上海滩的社交活动等;三是侧重于在游记中畅想历史,如在南通想张謇,在无錫想荣德生等。他的文字有学者特有的严肃冷峻深刻,在对史料扎实考证的基础上,他的观点和发现往往发人深省;另一方面,他的字里行间又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同情,又有文学性的温度。

《芦花如雪雁声寒》徐鲁著,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

本书是著名作家徐鲁的一部散文集,收录了他从2013年至今发表于各大文学报刊以及私家珍藏的散文新作。全书分为“杏花春雨”“故国山河”“雪泥鸿爪”“柳色秋风”四辑。作品真切而悲悯,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珍重,亦是对世道人心的关注;文字的诗意、作家的情怀令人印象深刻。“徐鲁的文字里不仅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,也有向着明亮那方的纯净和辽阔、孜孜于美的探求和发现,不骄矜、不卖弄、娓娓而谈的亲切……呈现了他的至真情怀。说到底,这是一种品质,为文做人的品质,甚至还是一种信仰,对一切美好东西的深信和珍重。”作家陆梅如此评价。

《老师的提包》(日)川上弘美著,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三十七岁的月子,在一家小酒馆里与原来的国文老师偶然相遇,她想不起老师姓什么,就含糊地称呼他。在以后的许多个日子,老师常常谈起高中课堂上的事。他们一起喝清酒,吃和食,散步,一起赏樱,一起外出旅行,在涛声不绝的夜晚作俳句……

月子和老师有了一段平淡而宁静的忘年之爱……小说中那淡淡的忧伤,微妙而朦胧,令人怀念而又感伤。川上弘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,2000年以《溺》获第十一届伊藤整文学奖和最后一届女流文学奖。2001年以《老师的提包》获第三十七届谷谷崎润一郎奖。

我读过薛舒的全部作品,然而正是这本《远去的人》,把我带入了不能自己的地步——父亲像慢慢上树的蝉,接近天堂,这是最辉煌的时刻,尽管蝉的歌声是那样的不和谐、那样的令人怅惘。

无论有没有亲人因阿尔茨海默病,记忆一块块剥落,带来种种困感和痛楚的经历,遭遇如此磨难的薛舒,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她的生活,而是无限接近读者自己、无限接近读者的生活。是的,随便翻到小说的哪章哪页,我们都能贴心地读下去,好像夕阳下,那淡淡的阳光正在消失,周围异常安静,失去了记忆的老父蹒跚走过,一直到背影尚在,夕阳不再。那种伤感和无奈造成的氛围,使你无法不感动,也无法不置身其中。

当我们更加关心父亲,回忆他带给自己的一切时,并非说明自己也老了,而是感情的成熟,和对亲情的珍重。人啊人,不可能永远沉浸在亲情的感叹中,却可以像薛舒这样感叹,去回答亲情的力量和对她的膜拜。这是把自己最亲近的人

紧紧攥在手里,一刻也不放松,忽然不得不松手时,钻心的疼、异常的痛,和着对往日的追忆,五味杂陈般地丰富。虽然各人有各人不同的遭遇,但有时候,人的亲情就是从薛舒细致描述的老年痴呆的特殊细节中体味的。这种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,别人也会有,却难以有薛舒这样坦诚于心、公之于众,激起社会共同关注的勇气。我想,作家的社会责任感,也就是这样,由小即大——从极度关心家人、关心最亲近的人开始的。这种开始是勇气和底气,也是必须有的社会责任。

毫不奇怪,小说家的故事噱头,它的精彩,是吸引读者眼球的重要佐料。薛舒以悬念与真相、过往与当下精心构筑情节,非虚构写得与虚构一样好看。小说家的才华无疑增加了非虚构文本的可看性。